

QUYU RENQUAN WENHUA CONGSHU

秦淮粉黛

剑奴 著



福建人民出版社

丛书总序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历史上人文现象的地理分布、变化和扩散是历史人文地理学研究的主要内容之一。不同区域的文化、经济背景，孕育了各地不同的人群性格。中国幅员辽阔，各地自然条件纷繁复杂，风俗习尚也丰富多彩。早在先秦时期，中国人就对各地的人文现象给予了特殊的关注。《礼记·王制篇》曾指出：“广谷大川异制，民生期间者异俗。”在数千年自给自足的小农社会中，世代环境的熏陶和文化传统的规范，造就了具有不同社会特征的各地人群。尤其到了明清时期，随着社会动荡，人口压力的进一步增大，自然灾害的频繁发生，各地的社会经济结构都有了相当大的变化，生计追求在很大程度上成了各地区人群的首要问题，救荒也就成了整个社会普遍关心的话题。17世纪中叶就有人指出：

重农固为务本，但今人稠地窄处，竟有无田可耕，因其土俗，各有力食之路，便非游手，此亦救荒源头。（《祁彪佳集·救荒小考》）

这是对治生手段的一种崭新的认识。显然，各地区的芸芸众生，都“因其土俗”，开拓自己的“力食之路”。经过数代的家传户习，不同区域的经济背景和文化传统，也就塑造出各地不同的人群性格，并逐渐成为纵向遗传和横向衍播的民俗传承。于是，在浙东的会稽山麓、镜湖之滨，涌出了大批砚田笔耕、游

幕四方的绍兴师爷；皖南的黄山白岳之间，则孕育出呼朋引类、席丰履厚的徽州朝奉；晋中盆地的祁、太一带，出现了汇通天下的山西票商；来自白山黑水间的女真后裔，入主中原大地后，形成了一批靠铁杆庄稼为生的八旗子弟；……这些闻名遐迩、具有鲜明地域色彩的区域人群，在近数百年来，曾不同程度地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中国人素有“沾着乡土的心理”，对桑梓乡土的眷念，总是一种难以割舍的文化天性。不同区域的人群成员在移居他乡时，都竭力保持某些他们原有的生活方式、饮食习惯和其他的社会风俗习尚。这往往会给侨寓地深深地打上区域人群的性格烙印，程度不同地引起整个社会风尚的变迁。

鉴于以往学者多注重于对中国人整体作宏观性的探讨，但对“区域人群”作系统的区域性的文化透视，则迄今未见。因此，我们推出这套丛书，意在加强这方面的探讨，以期对社会群体和社会阶层的研究有进一步的认识。基于以上认识，本丛书选择历史上特定时期具有明显区域特征的人群，加以文化透视，力图透过对区域乡土背景、各地人群的精神生活和心理世界的把握，由下而上地展开对中国社会深层结构的揭露。我们衷心希望能得到学术界的大力支持，也盼望有更多的研究论著加入本丛书的行列。

编 者

1994年3月

目 录

丛书总序	(1)
一 引言	(1)
二 江南金粉地 金陵帝王州	(8)
(一) 南都的花月十六楼 ——秦淮青楼文化之源起	(8)
(二) 南部花园里的青衣醉眠人 ——江南贡院和秦淮青楼之关系 ...	(21)
(三) 新安贾 神仙吏 ——饮花啜月的五陵豪	(34)
三 酒坊寻卞赛 花底出圆圆	(48)
(一) 香扇坠 立水晶屏 ——秦淮粉黛的容与饰	(48)
(二) 顿老琵琶 妥娘词曲 ——秦淮粉黛的声伎	(59)
(三) 迷楼和天酒 ——秦淮粉黛的居室和青楼饮饌 ...	(66)
四 佳侠含光 香草幽兰	(77)

（一）丹青留个芳名	
——秦淮青楼的书画与文学·····	（78）
（二）红妆季布	
——秦淮的侠妓·····	（89）
（三）色与空	
——青楼中的佛法·····	（101）
五 秦淮烟水秦淮风·····	（112）
（一）帕盟和百花会	
——秦淮青楼诸风俗·····	（112）
（二）绣荷包 南京调	
——秦淮青楼文化的流传·····	（120）
（三）秦淮的烟水气	
——青楼文化与市民社会·····	（128）
（四）甲天下的秦淮画舫	
——秦淮河船及其俗尚·····	（140）
六 花叶飘零的秦淮·····	（152）
 后记·····	 （161）
主要参考文献·····	（165）

一 引 言

略为熟悉南京的人，总忘不了秦淮河，更忘不了那些秦淮粉黛。秦淮粉黛们是很幸运的，她们不仅在当时就成为人们瞩目的对象，就是到现在，我们对她们的了解也几乎和旧时的掌故家们一样详细，甚至有些是当时人所不知的，我们今天反而知道得很清楚。这得拜小说家们的恩赐，他们的如椽之笔为秦淮粉黛们更添了一件无双的霓裳。前人又为我们留下一些她们的小像，使我们现在还可以揣摩一二她们的风致来。

这册小书所要说的倒不是秦淮粉黛们的故事，而是和她们有关的明清时期南京的青楼文化，以及这青楼文化对当时以至于对以后很长一段时间的世俗社会的影响。

明清时候的秦淮究竟如何呢？我们不妨读读下面这首《水调歌头·秦淮夜泛》：

佳丽擅江左，金粉数秦淮。盈盈衣带，遥隔明镜绝纤埃。各启林亭水殿，齐展湘帘楚簟，销夏且开怀。渐看钟山月，朗朗逐人来。 纱笼烛，筵促膝，漏频催。凤笙龙笛，桃叶渡口画船聚。多少秦娥赵女，指点清歌妙舞，颠倒坠金钗。乘兴今宵客，忘却向天涯。

这首词不是上乘之作，倒也把秦淮风月记得很形象。明清

时候的南京方志，里头总有一幅《秦淮夜泛图》，这幅图画了一段内秦淮，在河的两岸有不少房屋。不要以为这些房屋是良人家的，其实它们都属妓家。明人王士性写道：内秦淮“水上两岸人家，悬桩拓梁为河房、水阁，雕栏画槛，南北掩映。夏水初阔，苏、常游山船百十只，至中流，箫鼓士女鬩骈，阁上舟中者彼此更相觑为景。盖酒家烟月之趣，商女花树之词，良不减昔时所咏”（《广志绎》卷2，《南都》）。前人形容说“十里河房彩槛连”，是很贴切的。

这黛眉一般的内秦淮两岸，在明清时期有“不夜城”的雅号。当时的风月区大体说来有四个：旧院、青溪、桃叶渡和莫愁湖。除了这四处以外，自然还有别的北里新巢，只是规模都较小罢了。

先说旧院。旧院是明代富乐院的俗称，大致就和以前的江南贡院隔河遥对。因为当时的旧院和贡院就像是银河两头的牛郎、织女，所以前人也就不乏浪漫地说旧院本为才子佳人而设。它是明代南京官妓的大本营，许多令后人口齿含香的才子佳人的风流韵事最初就是在这里发生的。有人说它有“一般桃李三千户”，可见其规模之大。相传明太祖朱元璋曾经为旧院御制了一联，上联是“此地有佳山佳水，佳风佳月，更兼有佳人佳事，添千秋佳话”；下联是“世间多痴男痴女，痴心痴梦，况复多痴情痴意，是几辈痴人”。这是最好的花间联，相当形象，也极雅致。旧院在明末清初被夷为平地，不过，几个世纪以来，文庙的前面，一直是风月盛地。

现在南京还有一条小溪流，叫青溪，在太平门外，北通玄武湖，浅浅地从紫金山南麓，流经明故宫，西出竺桥，注入秦淮

河，这两水汇合处叫作“淮青”。以前的鼎门望族大都居住在青溪两岸。旧时青溪逶迤九曲，长十余里，有百花洲、天开图画、香世界、众芳亭、花神仙、一川烟月……，共 23 景。从这些景点的名称中，外行人也会一眼看出个大概来：它其实是纨绔们的露天游乐场。前人说：“自六朝以来，青溪、笛步之间，类多韵事。”到了清代，虽说这青溪已经是远非旧日可比了，但那时“金陵四十八景图”中的“青溪九曲”还是题道：“夏秋之交，吴舫载酒，达旦笙歌，六朝风流，依然未改。”淮青和不远处的邀笛步，正是风月的巨区。明清人的诗文中“九曲情（或作晴）波”一语，是对青溪的雅称。时人形容青溪是“六朝胜迹，美人歌舞之场；九曲情波，狎客燕游之地”。又有人作诗说：“穷源莫过青溪口，送客每到白下桥。桥上溪头行不得，边巷小曲最魂消。”

淮青和邀笛步也还只是那一个区片里头的一部分。在淮青桥南、武定桥北的桃叶渡，一向是以前写青楼文学的人关注的地方。桃叶，原是书圣王羲之的公子王献之的妾的芳名。相传献之在这渡口迎接桃叶，作《桃叶歌》：“桃叶复桃叶，渡江不用楫。但渡无所苦，我自迎接汝。桃叶复桃叶，桃树连桃根。相怜两乐事，独使我殷勤。”桃叶也作歌答道：“桃叶映红花，无风自婀娜。春花映何限，感郎独采我。桃叶复桃叶，渡江不待橹。风波了无常，没命江南渡。”从桃叶作歌的最后两句来看，这或许是一场爱情悲剧；这两首歌，也一定是后人所作的。

自从六朝以来，“桃叶”一名经常乍芳于后人齿间，后人甚至又拈出一个桃叶的妹妹桃根来，《桃叶歌》也改作以“桃叶复桃根”起兴了。明清欢场上的文人骚客（不仅仅是在南京，在当

时中国的其他地方也是如此)很喜欢用的“桃叶桃根”、“打桨迎桃”两句,即典出于此。《广东新语》的作者屈大均在南京的时候作了一首《桃叶渡》:“二月江南望,桃花烂似霞。人言桃叶渡,桃叶胜桃花。”以前也有人说:“一样婵娟同打桨,如何人不说桃根”,这些都是径以桃叶、桃根来比拟秦淮粉黛。至于“打桨迎桃”,则是风月场上雅致的行话,指租赁画舫接送粉黛。有句诗说:“对酒客谈桃叶渡,题诗人羨凤凰台。”凤凰台是写古诗的人很感兴趣的题材,至于桃叶渡则是风流客们的口头禅了。有一首《山坡羊》曲子把当日的桃叶渡风月景观写得很形象:“轻飘飘驾东风的桂楫,急浏浏渡津口的桃叶,闹喧喧长安看花,疾忙忙探问秦楼月。”(《坚瓠补集》卷4)

在淮青、邀笛步和桃叶渡之间,又有所谓的“丁字帘”。“丁字帘”是一个区片名称,如今我们很难确定它当时的具体范围。明清两代有不少秦淮名姬仙娃就在这丁字帘一带讨生活,所以前人说“丁字帘前,尤妓馆之有名者”(《岁华忆语》)。钱谦益有诗说:“苑外杨花待暮潮,隔溪桃叶限红桥。夕阳凝望春如水,丁字帘前是六朝。”(《十首留别留题不复伦》之一)诗中的“六朝”指的是奢靡的生活情调。

秦淮粉黛的前辈莫愁姬,有一曲《莫愁乐》传世,歌云:“莫愁在何处,莫愁石城西。艇子打两桨,催送莫愁来。闻欢下扬州,相送楚山头。探手抱腰看,江水断不流。”(《焦氏笔乘》卷7)这歌的最后两句最得诗人深致。在江边、河畔送所欢,是后世南京诸姬的规矩,这很让风流人油然念起莫愁来。在相传为莫愁所居的地方,清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有人建了郁金堂和湖心亭,杂植花柳,从此公卿士女争和于湖上,这莫愁

湖也就成了南京风月的新巢了，秦淮粉黛擅名于莫愁湖的也不少。近人王湘绮曾经给莫愁作了一联道：“莫怪她北地胭脂，看艇子初来，江南儿女无颜色；尽消受六朝金粉，只青山依旧，春来桃李又芳菲。”结果惹得江南人士老大不高兴，因为江南人不信莫愁是北方女子，并且在私心里头也不是很看得起所谓的“北地胭脂”（我们只要读一读下面所引的《嘲北地娼妓曲》就略知一二了），王氏只好将“无颜色”改作“生颜色”，“依旧”改作“无恙”，方得悬挂。南京的风月景致虽说不是什么高尚的事，但也是别人作贱不得的。

南京的风月盛地还有一处，叫珠市，在内桥、鸽子桥北的横街上，是一个珠宝廊，后人将它讹为“朱市”或“猪市”的。珠市在晚明还很偏僻，余淡心就曾说这里是俗妓住的地方，其实当时这儿还住着个“秦淮八艳”之一的寇白门呢。到了清代嘉庆、道光年间，这里成了南京城内的一大贸易区，明珰翠珥，炫耀市廛，冶琢之工，鳞次栉比，奢荡成风。这时候珠市也就非同寻常了，佳丽风流往往有之。不过再后来到了晚清，客商们都溜到内秦淮附近，连这儿原有的繁华灯市也移到贡院附近，就甭说旧日的粉黛了。

上面所说的南京风月格局，到了清代末期，又有所改变。那时秦淮粉黛们大都聚集在淮青桥东首的钓鱼巷（差不多也就在旧日的丁字帘一带）。这钓鱼巷也像旧院那样，成了秦淮青楼的代名词，不过这里的粉黛素质不像上面几处的那么好，以前南京人是很讳言它的。

这黛眉一般的内秦淮，的确是游人的好去处。这儿有很多美景佳处，有闻名天下的秦淮河船，还有类似北京天桥的繁华

景观(只是没有天桥那么开阔)。对好事之徒来说,这里更有遐迩闻名的秦淮粉黛。明清两代秦淮两岸名姬辈出,各张艳帜,舞衫歌扇,尽态极妍,而蔚然为一极发达的秦淮青楼文化。《板桥杂记》说:

金陵都会之地,南曲靡丽之乡。纨绔浪子,潇洒词人,往来游戏,马如游龙,车相接也。其间风月楼台,尊罍丝管,以及耍童狎客,杂伎名游,献媚争妍,络绎奔赴。垂杨影外,片玉壶中,秋笛频吹,春莺乍转。虽宋广平铁石心肠,不能不为梅花作赋也。一声河满,人何以堪?归见梨涡,谁能遣此!

这诚是明清秦淮风月的真实写照。秦淮风月,在清嘉庆以前,甚至可以冠上“甲天下”之目,扬州则差堪和它相匹。前人诗中有“秦淮烟雨扬州月”、“秦淮风月广陵春”之类的句子,说的是扬州青楼文化与秦淮风月的关系。清代康熙中叶以后,扬州也仿效秦淮,筑河房,修画舫,当时艳称“小秦淮”。晚清的南部烟花,有三处最盛:秦淮、上海、珠江。一直到民国的时候秦淮风月在时人眼中还是占花魁的。

明清以来,秦淮青楼当中不乏名闻遐迩的人物,比如“十二金钗”(明代嘉靖间名妓:前则刘、董、罗、葛、段、赵,后则何、蒋、王、杨、马、褚。这十二人的名字大都无从详考,只好径套前人之说。这里的“马”即是马湘兰。以前秦淮青楼又有“十六金钗”之目,也无从详考)、“秦淮四美”(明代万历间名妓:马湘兰、朱无瑕、郑妥娘、赵今燕)、“秦淮八艳”(晚明的马湘兰、顾媚、卞赛、董小宛、寇白门、李香君,以及后人特意列入秦淮花谱的陈圆圆、柳如是)、“秦淮后四美人”(清嘉庆间的素月、倚

云、菀香、月仙)、“秦淮四小名妓”(民国时的陆艳秋、曹俊佩、陈怡红、王熙春),她们都是领袖章台的名角儿。她们当中的有些人成为一时的文化意像,比如马湘兰是青楼侠妓的典型,她所绘的墨兰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被各地青楼人所仿效而为这一行业雅致的媚客术之一;至于顾、董、李、柳四人的经历,更是撰写齐东野语之人的最好题材;八艳中的柳、李、陈与晚明政治的关系,颇像民国时所谓的“夫人政治”,又较之更富传奇色彩。“四小名妓”也有一点功绩可言,那就是促进了南京的现代艺术。花国中人往往视这些秦淮名妓为典范,即使是远在珠江,青楼人和冶游客也无不是习惯性地将当地诸姬和秦淮粉黛作比较,移用她们的芳名;各地的青楼人也有仿效她们传奇般的经历的。至于民间,又常常将她们的肖像绣在团扇弓衣上。由此可见,秦淮粉黛的影响的确不小。

秦淮青楼文化的各方面内容,留在后面慢慢道来。现在我们得先研究一下这秦淮青楼到底是如何产生的,又究竟是怎么回事。万事总得有个源头,还是先从明太祖的时候说起吧。

二 江南金粉地 金陵帝王州

14世纪以来的五六百年间，南京以繁华的南都著称，更以秦淮花国擅名。民国时候有人给《秦淮志》作序时就说：

秦淮之地，金陵一衣带水耳；秦淮之事，金陵一北里平康耳。顾自明初设教坊司以来，而青楼管弦，风流不歇，绵历乃逾数百年。山川妍媚，所藉以存六朝金粉之气者，其在斯乎？

这是很中肯的言论。“北里平康”一语，典出于唐代长安平康里，这里指南京秦淮的青楼。明清人经常称南京是“欲界仙都”，是“不夜城”，所谓“海宇承平，陪京佳丽，仕宦者夸为仙都，游谈者据为乐土”。前人又艳称“一生明月秦淮好”，也要“情痴欲学野鸳鸯”了。

（一）南都的花月十六楼

——秦淮青楼文化之源起

旧时的南京，是个伟大的恶地。说她“伟大”，自古南京龙蟠虎踞，居东南之首，五方辐辏，万国灌输，巍巍然帝王一大都会，壮丽繁华，为东南之冠。说她“恶地”，典出于《儿女英雄传》所说的“最是京城首善之地，最不出息人”。自从东晋偏安以来，这里就俨然是个风月作坊。当时一般人士浮华相竞，卧

酒吞花，狎姬冶游，甚至于有人家无担石之储，而蓄姬数百，只赚得帷薄之讥。六朝且作云烟去，而这等风尚，反倒是延续下来了，以至于后人理想中的繁华的南京城，无不是个漫舞着六朝烟水的都市。古南京也就有了个“江南金粉地，金陵帝王州”的雅号。

其实在六朝时代，南京的开发程度还不是很高，所谓的六朝烟水也只是局限在青溪、邀笛步一域而已。到五代重修南京城，引秦淮河水入城，城南才添了一道远山般的黛眉，这就是后世“灯月交辉，笙歌彻夜”的内秦淮。到了“六朝事业寒烟里，一统河山化日中”的明代，这座六朝古都又一次繁荣起来。这个时候，因为政治、经济的许可，于是乎闲而且雅的人就接手来续编六朝的神话，展开了南京的第二期风月史。

在这一时期的风月史当中，一则因为南京是东南之冠的南都，豪奢繁华，自不待言；二则因为这时候的社会风气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奢靡得多。明清人很讲究生活上的排场与豪华，喜欢娇小娟然的女子，爱好布置优美的居室，贵游之人如此，连一般的市井中人也是如此。至于说为什么那时南京的烟花那么盛，这也和北方等地的男风盛行有关。自明代中叶以后，北京城里的男风越来越盛。清人柴桑说得最好：“京师娼妓虽多，较之吴门、白下，邈然莫逮。豪商富官，多蛊惑于优童，鲜有暇及者。”（《燕京杂记》）京城重男色，南方恋红颜，而南京巍巍乎是天下女色的重镇，在以后五六百年当中一直是最大的声色之都。

秦淮的风花雪月，最直接的起源无疑是在明初。明初朱元璋定都南京，很用心地经营这座古老的城市，以至于当时人将

南京比作以前声名赫赫的汴京、洛都。到永乐十九年(1421年)迁都北京,也仍以南京为留都,保留了皇宫和六部衙门,直到清代,人们习惯上还称南京为南都。《醉醒石》第一回说:

及至明朝太祖皇帝,更恢拓区宇,建立宫殿,百府千街,三衢九陌,奇技淫巧之物,衣冠礼乐之流,艳妓耍童,九流术士,无不云屯鳞集。真是说不尽的繁华,享不穷的快乐。虽迁都北京,未免宫殿倾颓,然而山川如故,景物犹昨,自与别省郡邑不同。

《儒林外史》就说得更形象了:

这南京乃是太祖皇帝建都的所在,里城门十二,外城门十八,沿城一转有一百二十多里。城里几十条大街,几百条小巷,都是人烟稠集,金粉楼台。城里一条河,水满的时候,画船箫鼓,昼夜不绝。……大街小巷,和共起来,大小酒楼有六七百座,茶社有一千余处。……到晚来,两边酒楼上明角灯笼,每条街道上足有几千盏,照耀如同白日,走路人并不带灯笼。那秦淮河到了有月色的时候,越是夜色已深,更有那细吹细唱的船来,凄情委婉,动人心魄。

明太祖朱元璋是个很有性情的人,他给南京的俗尚添了不少新内容。比如“万年红”(即春联)的盛行,源于太祖的雅好。南京中秋节“圆月”、“走月”之盛,据说也和他的倡议有关。早在六朝时,青溪里就出现了画舫,至于明清秦淮河上甲天下的画舫,相传也是源于明太祖。他曾经微服游秦淮河,心嫌河上没有雅致的河船,就让官吏督造,从此秦淮河上才有了天下闻名的秦淮画舫。洪武五年(1372年)元宵节,太祖下令在秦

淮河上燃放水灯万盏，而金陵的灯节也由原来的正月十三，提前到初八上灯，为期十天，极为隆重，这以后也就成了南京的习俗。

以上这些，都只是间接地和我们要谈的秦淮粉黛有某些联系。这位平民皇帝又锐志雅乐，置教坊司，奠定了南京成为未来的声伎之都的基础。他提倡风月的最有力的举措，要算兴建富乐院和花月十六楼了。在这里先得顺便回顾一下中国古代娼妓和社会经济的关系。街头的书摊上曾有一本小书将春秋初期齐国著名的宰相管仲奉为中国古代娼妓业的开山鼻祖，这大抵是没有太大的错误的。的确，管仲曾经将齐国的女伎集中到交通要道，用来招待各地的客商，为齐国大赚了一笔外汇。后人很羡慕管仲的这种作法，也就变相地跟着学，古书里头常有“花捐”、“脂粉钱”之目，甚至很露骨地说是淫捐，均指将娼妓登记注册然后让她们纳税的事，但古人都把这事儿做得很隐讳。自唐代以来政府专设了教坊司（是专门网罗歌伎的机构），那是专备大内承应的；有时也用教坊中人招待外国朝贡使者，再后来政府也允许新科进士接受教坊中人的服务。不过，以前都还没有让国家教坊司直接去为商人服务的例子，对待那些教坊中人也很有体面。到了朱元璋就不同了，他做得很大胆。可能他当时是这么考虑的：南京是浮华的六朝古都，大伙儿都希望过上六朝那样的日子，为何不干脆学学六朝人的作风呢？人的本性无非是饮食男女四字，搞淫业又是最不要本钱的买卖；况且那娼妓本是最下贱的，科她们的捐税是理所当然的事儿。于是他为繁荣京师计，也仿效起管仲女闾三百（也有作三千）的手法，以元朝的“旧乐籍人”、“担获降附人”（其中有

一部分是元朝贵族子女)和明初罪人家的子女为官妓,建妓楼,并设教坊司统之。所建的妓楼,以富乐院最为有名。

富乐院,据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奉敕纂修的《洪武京城图志》记载,一在武定桥东南旧鹿苑寺基,一在聚宝门外东街。东街上的富乐院,可能毁于洪武二十八年以后的大火,所以后世的记载常说“富乐院,初设乾道桥,以大火移武定桥”。前人所说的旧院(俗又作大院),指的就是武定桥上的富乐院。明初因为各地将士狎姬饮酒生事,将全国各地的官妓几乎全都迁进富乐院。最初富乐院到底有多大,现在是不清楚的,到明末,旧院西至院门口(旧时南京一条很小的马路),北至钞库街,东与中山东花园据河为界,建长板桥以通行入。这旧院是明代最大的“欲界仙都”。《板桥杂记》说:“旧院,人称曲中,前门对武定桥,后门在钞库街,妓家鳞次,比屋而居,屋宇精洁,花木萧疏,迥非尘境。”又说:“长板桥在院墙外数十步,旷远芊绵,水烟凝碧,回光、鹭峰两寺夹之,中山东花园亘其前,秦淮朱雀桁绕其后,洵可娱目赏心,漱涤尘襟。每当夜凉人定,风清月朗,名士倾城,簪花约鬓。……此吹洞箫,彼度妙曲,万籁皆寂,游鱼出听:洵太平景事也!”

明代覆亡后,旧院繁华,尽付瓦砾。著名的说书人柳敬亭和名艺人苏昆生感伤之余,制了一套北曲,名为《哀江南》。词曰:

问秦淮旧日娼寮,
破纸迎风,坏槛当潮,
目断魂消。
当年粉黛,何处笙箫?